

呆坐在岸上，望河興歎！放棄餘程嗎？絕不！記火車遲過一個站嗎？我又不願自行車寸土離地，本來就決心做到不折不扣的單車環島，既使是一個站也不甘願改變初衷。

徘徊著、考慮著，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總不能坐待水枯呀？輕載最近的兩星期內，東部鐵路就發生了兩宗行人過橋被火車撞死的不幸事件，送掉了四條人命，但這又是最後的一條路了！終於決心向死亡挑戰！別無他法。

在橋頭，將自行車兩輪擺在一條鐵軌上，確認兩頭沒有火車開來，纔放膽跨步，總算安然渡過了黃河。

中午在鹿鳴橋進餐，一點半路過臺東，馬不停蹄地向大武前進。四點半下雨了，披著雨衣，繼續走！距大武十公里處，突然，山石滾下，所幸石子不大，掉在車上的雖叮噠作響，打在身上的却不痛不癢。當時想，如果一塊大石頭當頭一記，豈不一命嗚呼？幸哉！虎口餘生！

六點半大武在望了，夜宿大新旅社。

九月廿九日 天氣雨後晴

昨天的雨一直持續著。一開頭就似乎註定要雨中旅行了。十一點半抵壽崙，這裡是臺東與屏東的縣界，也是大武與楓港間的公路中點，此後到楓港一路下坡，倒很順利。不料，距楓港四公里時，前輪沒氣了！可憐的老爺車！再支持鐘十分吧！硬是找到楓港邊找到一家車行，聽了老板的話，將千瘡萬孔的內胎換條新的，反正未來的四百多公里路程，依然是艱苦的考驗吧！午餐在楓港吃。

過了獅子頭（地名），到高雄都是柏油路面。回想自新店過後，在石子路上顛波騎行了五十萬米多，如今馳騁在柏油路面上，倍感輕快舒適，就這樣一口氣到了高雄。

九月卅日 天氣晴

今天是計劃中的最後一天，高雄到臺中，全程二百二十二公里，一天騎到，又是想創造奇蹟！

六點五十分出發，九點到臺南，中午抵新營，三點半抵嘉義，五點半抵斗南，七點半西螺時，夜幕低垂了！八點十分硬支持過西螺大橋，到達溪州。再繼續走的話，十二點以前料可抵達臺中，但是……老實說，夜裡易於迷路，自行車又沒有燈靠了吧！夜宿溪州。

自早上六點五十分，馬不停蹄地奔馳了十四小時，也够我受了。眼看著臺中就要到了，心裡又驚

又喜，驚的是那股莫名的勇氣和潛力不知由何而生，喜的是完成壯舉，就在眼前了。說真的，重重的離開順利地渡過，層層的考驗安然地通過，幸運得很！

回憶起來，驚險處，心猶有餘悸，緊張處，仍然令人冒汗，美妙處，只能意會，欣慰處，不可言傳。

我覺得只要下決心，憑著忍耐力和吃苦的精神，獨自環島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得的事，當然還得具備征服大自然的野心才行囉！對膽小的人來說，這就難了！無怪乎姊姊要大驚小怪了！還把我加了一個頭銜—阿拉伯勞倫斯再世。其實，他對沙漠有征服的雄心，我對大自然也有偏好，如此而已。要把我比之勞倫斯，不怕被人家聽了，笑掉門牙！

十月一日 天氣晴

六點出發，由溪州而員林，再到彰化，最後臺中，其間各以一小時完成，九點已是臺中在望了。

十二天前悄悄地離開臺中，如今，又悄悄地回到出發點，當初雄心勃勃，如今快活滿腔。心情不同，感想各異。除了在家休息二天，實際日程是十天。

整整十天的大自然洗禮，風吹雨打和日晒，沒有使我屈服，疲勞挨餓和口渴，沒有把我嚇倒，緊張危險和恐懼也沒有阻止我前進，僅此一點，是聊表自慰的。

其他不能詳載的細節與插曲，讓我在記憶裡，慢慢回味吧！那也保留一些好作為兒孫饒膝時的故事資料，那時候，我會跪起大姆指一再強調：「這是阿公親身的經歷，偉大的故事！」

注射器之發明 易止信

1851 Pravaz of Lyons (里昂), invented hypodermic (皮下) Syringe (注射器).
1853 Invention of hypodermic syringe and needle (針) by Alexander Wood of Edinburgh, (愛丁堡) to enable morphine to be deposited at the actual seat of pain, or near the nerves supplying the painful area.

Ref: Lee J.A. : A Synopsis of Anesthesia